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五十九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

无疑。”魏主不能违众，乃诏造船三千艘，简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，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，封琅邪王，屯颍川。到彦之自淮入泗，泗水渗，日行才十里。七月始至须昌，乃泝河西上。魏主以河南四镇兵少，命悉众北渡。彦之留朱脩之守滑台，尹冲守虎牢，杜骥守金墉。诸军进屯灵昌津，列守南岸，至于潼关。于是司、兖既平，诸军皆喜。王仲德独有忧色，曰：“诸贤不谙北土情伪，必堕其计。胡虏虽仁义不足，而凶狡有余，今敛戍北归，必并力完聚。若河冰既合，将复南来，岂可不以为扰乎？”

八月，魏遣将军安颉击宋师。

魏主遣安颉督护诸军击到彦之。彦之遣姚弋仲渡河攻治坂，与颉战，弋仲兵败，死者甚众。

林邑入贡于宋。 九月，燕王冯跋殂，弟弘杀其太子翼，自立。

燕太祖寢疾病，辇而临轩，命太子翼摄国事，勒兵听政以备非常。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，谓翼曰：“上疾将瘳，奈何遽欲代父乎！”翼性仁弱，遂还东宫，日三往省疾。宋夫人矫诏绝内外，遣阉寺传问而已，翼及大臣并不得见，唯中给事胡福独得出入，专掌禁卫。福虑宋夫人遂成其谋，乃言于中山公弘，弘与壮士数十人披甲入禁中，宿卫皆不战而散。夫人命闭东阁，弘家僮逾阁而入，射杀女御。太祖惊惧而殂，弘遂即天王位。太子翼帅东宫兵出战而败，兵皆溃去。弘遂杀翼及太祖诸子百余人。

魏主如统万。

夏主遣使求和于宋，约合兵灭魏，遥分河北，自恒山以东属宋，以西属夏。魏主闻之，治兵将伐夏，群臣咸曰：“刘义隆兵犹在河中，舍之西行，前寇未可必克，而义隆乘虚济河，则失山东矣。”崔浩曰：“义隆与赫连定遥相招引，以虚声唱和，莫敢先入，譬如连鸡，不得俱飞，无能为害。臣始谓义隆军来，当屯止河中，两道北上，东道向翼，西道冲邺，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，不得徐行。今则不然。东西列兵径二千里，一处不过数千，形分势弱，此不过欲固河自守，无北渡意也。赫连定残根易摧，拟之必仆。克定之后，东出潼关，席卷而前，则威震南极，江淮以北无立草矣。”魏主从之。遂如统万，谋袭平凉。

西秦春正月不雨，至于是月。 冬十月，宋铸四铢钱。 宋到彦

之保东平。魏攻宋金墉、虎牢，取之。

宋到彦之、王仲德沿河置守，还保东平。魏安颀自委粟津济河，攻金墉。杜骥欲弃城走，恐获罪。初，高祖灭秦，迁其钟虞于江南，有大钟没于洛水。帝使姚聿夫往取之，骥给之曰：“金墉修完，粮食亦足，所乏者人尔。今虏骑南渡，相与并力御之。大功既立，牵钟未晚。”聿夫从之。既至，见城不可守，乃引去，骥南遁。安颀拔洛阳。骥归言于帝曰：“本欲以死固守，姚聿夫及城遽走，人情沮败，不可复禁。”上大怒，诛聿夫于寿阳。聿夫勇健，诸偏裨莫及也。颀与将军陆俟进攻虎牢，拔之。

秦迁保南安。

秦王暮末为北凉所逼，请迎于魏。魏许以平凉、安定封之。暮末乃焚城邑，毁宝器，帅户万五千，东如上邽。夏主发兵拒之，暮末留保南安，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浑。

十一月，魏主袭平凉，夏主与战，败绩。

魏主至平凉，使将军古弼等将兵趣安定。夏主自安定北救平凉，与弼遇，弼伪退以诱之，夏主追之，魏主使高车驰击之，夏兵大败，走鹑觚原，魏兵围之。

宋遣将军檀道济伐魏。到彦之弃军走。

宋加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帅众伐魏。魏叔孙建、长孙道生济河而南。到彦之闻洛阳、虎牢不守，欲引兵还。将军垣护之以书谏之，以为宜使竺灵秀助朱脩之守滑台，帅大军进拟河北，且曰：“昔人有连年攻战，失众乏粮，犹张胆争前，莫有轻退。况今青州丰穰，济漕流通，士马饱逸，威力无损。若空弃滑台，坐丧成业，岂朝廷受任之旨邪？”彦之不从，欲焚舟步走。王仲德曰：“洛阳既陷，虎牢不守，自然之势也。虏去我犹千里，滑台尚有强兵，若遽舍舟南走，士卒必散。”彦之乃引兵自清河入济，南至历城，焚舟弃甲，步趋彭城。时青、兖大扰，长沙王义欣在彭城，将佐皆劝委镇还都，义欣不从。魏攻济南，太守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。魏众大集，承之使偃兵开门，众曰：“贼众我寡，奈何轻之！”承之曰：“今悬守穷城，事已危急，若复示弱，必为所屠，唯当见强以待之耳。”魏人疑有伏兵，遂引去。

夏主及魏人战，败走上邽，魏取安定、陇西。



魏军围夏主数日，断其水草，人马饥渴。夏主引从下鹑觚原，魏军击之，夏众大溃，夏主中重创，单骑走，收余众西保上邽。魏兵遂取安定，魏主还临平凉，掘堑围之，安慰初附，赦秦、雍之民，赐复七年。夏陇西守将降魏。

魏攻宋滑台。凉遣使入贡于魏。

北凉王蒙逊遣宗舒入贡于魏，魏主与之宴，执崔浩之手，以示舒等曰：“汝所闻崔公，此则是也。才略之美，于今无比。朕动止谘之，预陈成败，若合符契。”

十二月，宋以长沙王义欣为豫州刺史。

寿阳土荒民散，城郭颓败，盗贼公行。义欣随宜经理，境内安业，道不拾遗，城府完实，遂为盛藩。芍陂久废，义欣修治堤防，引淝水入陂，溉田万余顷，无复灾旱。

魏人克平凉，复取长安。

魏克平凉，豆代田得奚斤、娥清等以献，关中悉入于魏。魏主以将军王斤镇长安而还，以奚斤为宰士，使负酒食以从。王斤骄矜不法，民不堪命，南奔汉川者数千家，魏主斩斤以徇。

宋以垣护之为高平太守。

到彦之、王仲德下狱免官。上见垣护之书而善之，以为北高平太守。彦之之北伐也，甲兵资实甚盛，及败还，委弃荡尽，府藏、武库为之空虚。

八年（辛未，431），春正月，宋檀道济救滑台，败魏师于寿张。

道济等自清水救滑台，至寿张，遇安平公乙旌眷，道济帅王仲德、段宏奋击，大破之。转战至之高梁亭，斩魏济州刺史悉烦库结。

夏灭秦，以秦王暮末归，杀之。

夏主击秦将姚猷，败之，遂遣其叔父韦伐攻南安。城中大饥，人相食。秦出连辅政等奔夏，秦王暮末穷蹙，舆榙出降，送于上邽。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广宁，泣谓其父遗曰：“大人荷国宠灵，居藩镇重任。今本朝倾覆，岂得不率见众唱大义以殄寇仇。”遗曰：“今主上已陷贼庭，吾非爱死而忘义，顾以大兵追之，是趣绝其命也。不如择王族之贤者，奉以为主而伐之，庶有济也。”楷乃筑坛誓众，二旬之间，赴者万余人。会遗病卒，楷不能独举事，亡命河西。夏主竟杀暮末，夷其族。

二月，魏克滑台。

檀道济等至济上，与魏三十余战，道济多捷。至历城，叔孙建等纵轻骑邀其前后，焚烧谷草。道济军乏食，不能进，由是安颉、司马楚之等得专力攻滑台，魏主复使将军王慧龙助之。朱脩之坚守数月，粮尽，与士卒熏鼠食之。魏遂克滑台，执脩之，嘉其守节，以为侍中。

魏主还平城，复境内租一岁。

魏主还平城，大飨告庙，将帅及百官皆受赏，战士赐复十年，于是魏南鄙大水，民多饿死。刘瓘言于魏主曰：“郡国之民虽不从征讨，而服勤农桑以供军国，实经世之大本，府库之所资。今自山以东遍遭水害，应加哀矜以弘覆育。”魏主从之，复境内一岁租赋。

宋檀道济引兵还，青州刺史萧思话弃城走。

道济等食尽，自历城还。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。魏人追之，众恟惧将溃。道济夜唱筹量沙，以所余少米覆其上。及旦，魏军见之，谓资粮有余，以降者为妄而斩之。时道济兵少，魏兵甚盛，道济命军士皆被甲，已白服乘舆，引兵徐出。魏人以为有伏兵，不敢逼，稍稍引退，道济全军而返。青州刺史萧思话弃东阳奔平昌，参军刘振之戍下邳，亦委城走，魏军竟不至，而东阳积聚已为百姓所焚，思话坐征系尚方。

魏以王慧龙为荥阳太守。

魏司马楚之以为诸方已平，请大举伐宋，魏主以兵久劳不许。征楚之为散骑常侍，以慧龙为荥阳太守。慧龙在郡十年，农战并修，大著声绩，归附者万余家。宋主纵反间于魏，云：“慧龙自以功高位下，欲引宋人入寇，因执司马楚之以叛。”魏主闻之，赐慧龙玺书曰：“刘义隆畏将军如虎，欲相中害，朕自知之，不足介意。”宋主复遣刺客吕玄伯刺之。玄伯诈为降人，求屏人语，慧龙疑之，使探其怀，得尺刀。玄伯叩头请死，慧龙曰：“各为其主耳。”释之。左右谏曰：“不杀玄伯，无以制将来。”慧龙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彼亦安能害我！我以仁义为扞蔽，又何忧乎！”遂舍之。后慧龙卒，玄伯守其墓，终身不去。

夏六月，夏主定击凉，吐谷浑袭败之，执定以归。

夏主畏魏人之逼，拥秦民十余万口，自治城济河，欲击北凉王蒙逊而夺其地。吐谷浑慕璆遣骑三万，乘其半济邀击之，执夏主定以归。

闰月，柔然请平于魏。



魏之边吏获柔然逕者二十余人，魏主赐衣服而遣之。柔然感悦，于是敕连可汗遣使诣魏，魏主厚礼之。

魏遣使如宋求婚。

魏主遣周绍聘于宋，且求婚，宋主依违答之。

宋以刘湛为太子詹事、给事中。

荊州刺史江夏王义恭年浸长，欲专政事，长史刘湛每裁仰之，遂有隙。帝心重湛，使人诘让义恭，且和解之。是时王华、王昙首皆已卒，领军殷景仁素与湛善，白征湛为太子詹事，加给事中，共参政事，而以张邵代湛。顷之，邵坐赃当死，将军谢述上表陈邵先朝旧勋，宜蒙优待。帝手诏酬纳，免邵官，削爵士。述谓其子综曰：“主上矜邵夙诚，特加曲恕，吾所言谬会，故特见酬纳耳。若此迹宣布，则为侵夺主恩，不可之大者也。”使综对前焚之。

秋八月，凉遣子入侍于魏。吐谷浑奉表于魏。九月，魏以崔浩为司徒，长孙道生为司空。

道生性清俭，一熊皮褌泥数十年不易。魏主使歌工历颂群臣曰：“智如崔浩，廉如道生。”

魏遣使授凉王蒙逊官爵。

魏主欲选使者诣北凉，崔浩荐尚书李顺，乃以顺为太常，拜蒙逊为凉王，王七郡，置将相警蹕，如汉初诸侯王故事。

魏征世胄遗逸。

魏主诏曰：“今二寇摧殄，将偃武修文，理废职，举逸民。范阳卢玄、博陵崔绰、赵郡李灵、河间邢颖、勃海高允、广平游雅、太原张伟等，皆贤俊之胄，冠冕州邦，如此比者，尽敕州郡以礼发遣。”遂征玄等数百人，差次叙用。崔绰以母老固辞，玄等皆拜中书博士。其未至者州郡多逼遣之，魏主复诏：“守宰以礼申喻，任其进退。”崔浩每与玄言，辄叹曰：“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。”浩欲大整流品，明辨氏族。玄止之曰：“夫创制立事，各有其时。乐为此者，诟有几人！宜加三思。”浩不从，由是得罪于众。

冬十月，魏使崔浩定律令。

初，魏昭成帝始制法令：“反逆者族，其余当死者听入金、马赎罪；杀人者听与死家马牛、葬具以平之；盗官物，一备五，私物，一备十。”四

部大人共坐王庭决辞讼，无系讯连逮之苦，境内安之。太祖入中原，患前代律令峻密，命三公郎王德删定，务崇简易。季年被疾，刑罚滥酷。太宗承之，吏文亦深。至是命崔浩更定律令，除五岁、四岁刑，增一年刑；巫蛊者负羖羊、抱犬沉诸渊；初令官阶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；妇人当刑而孕，产后百日乃决。阙左悬登闻鼓以达冤人。

九年（壬申，432），春正月，魏尊保太后为皇太后，立子晃为太子。

三月，宋以王弘为太保，檀道济为司空，还镇寻阳。吐谷浑送故夏主定于魏，魏人杀之。

魏既杀赫连定，因进吐谷浑王慕瓚官爵。慕瓚上表曰：“臣俘擒僭逆，献捷王府，爵秩屈崇而土不增廓，车旗既饰而财不周赏，愿垂鉴察。”魏主下其议，公卿以为：“慕瓚所致唯定而已，塞外之民皆为已有，而贪求无厌，不可许也。”自是慕瓚贡使至魏者稍简。

魏改代为万年，寻复旧号。

魏方士祁纤奏改代为万年。崔浩曰：“昔太祖应天受命，兼称代魏，以法殷商。国家积德，当享年万亿，不待假名以为益也。纤之所闻皆非正义，宜复旧号。”魏主从之。

夏五月，宋太保王弘卒。

弘明敏有思致，而轻率褊隘，好折辱人，虽贵显不营财利，及卒，家无余业。宋主闻之，特赐钱百万，米千斛。

宋遣使如魏。六月，宋以司徒义康领扬州刺史。秋七月，宋以殷景仁为尚书仆射，刘湛为领军将军。吐谷浑告捷于宋。宋益州人赵广作乱，围成都。

宋益州刺史刘道济信任长史费谦、别驾张熙，聚敛兴利，伤政害民，商贾失业，吁嗟满路。流民许穆之变姓名称司马飞龙，自云晋室近亲，往依氏王杨难当。难当因民之怨，资飞龙以兵，使侵扰益州。飞龙招合蜀人，得千余人，攻杀巴兴令，逐阴平太守，道济遣军斩之。道济欲以帛氏奴、梁显为参军督护，费谦固执不与。氏奴等与乡人赵广构扇县人，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，聚众向广汉。参军程展会李抗之击之，皆败死。广等进攻涪城，陷之，于是涪陵、江阳、遂宁诸郡守皆弃城走，蜀土侨旧俱反。广等进攻成都，道济婴城自守。贼屯聚日久，不见司马飞龙，欲散去，广惧，将三千人及羽仪诣阳泉寺，谓道人程道

养曰：“汝但自言是飞龙，则坐享富贵，不则断头。”道养惶怖许诺。广乃推道养为蜀王，以其弟道助镇涪城，奉道养还成都，众至十余万，四面围城。使人谓道济曰：“但送费谦、张熙来，我辈自解去。”道济遣参军裴方明、任浪之出战，皆败还。

魏主攻燕，围和龙。

魏主伐燕，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魏。魏主发其民三万，穿围塹以守和龙。八月，燕王使数万人出战，魏击破之。攻羌胡固、带方、建德、冀阳郡皆拔。九月，魏主引兵西还，徙营丘、成周、辽东、乐浪、带方、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。燕尚书郭渊劝燕王送款献女于魏，乞为附庸。燕王曰：“负衅在前，结忿已深，降附取死，不如守志更图也。”魏主之围和龙也，宿卫之士多在战阵，行宫人少。云中镇将朱脩之谋与南人袞杀魏主，因入和龙，浮海南归，以告将军毛脩之，不从，乃止。既而事泄，朱脩之逃奔燕。魏人数伐燕，燕王遣脩之南归求救。脩之泛海至东莱，遂还建康，拜黄门侍郎。

冬十二月，燕长乐公崇以辽西叛，降魏。

燕王嫡妃王氏生长乐公崇，于兄弟最为长。及即位，立慕容氏为王后，王氏不得立，又黜崇使镇肥如。崇母弟朗、邈相谓曰：“今国家将亡，王复受谮，吾兄弟死无日矣。”乃相与亡奔辽西，说崇使降魏，崇从之，使邈如魏请举郡降。燕王闻之，使其将封羽围辽西。

宋益州参军裴方明讨赵广，破之。

裴方明击程道养营，破之。贼杨孟子屯城南，参军梁俊之说谕邀见道济，版为主簿，克期讨贼。赵广知其谋，孟子惧，将所领奔晋原，太守文仲兴与之同守。赵广遣帛氏奴攻晋原，破之，仲兴、孟子皆死。裴方明复出击贼，屡战破之，贼遂大溃。道养收众还广汉，赵广还涪城。道济粮储俱尽，方明出城求食，为贼所败，单马独还，贼众复大集。方明夜缒而上，道济为设食，涕泣不能食。道济曰：“卿非大丈夫，小败何苦！贼势既衰，台兵垂至，但令卿还，何忧于贼。”即减左右以配之。贼扬言方明已死，城中大恐。道济夜列炬火，出方明以示众，众乃安。道济悉出财物，令方明募人。时传道济已死，莫有应者。梁俊之说道济遣左右给使三十余人出外，且告之曰：“吾病小损，听归休息。”给使既出，城中乃安，应募者日有千余人。

魏遣太常李顺如凉。

魏李顺复奉使至凉，凉王蒙逊延入庭中，箕坐隐几，无动起之状。顺正色大言曰：“不谓此叟无礼乃至于此！今不忧覆亡而敢陵侮天地，魂魄逝矣，何用见之！”握节将出。蒙逊使遣止之曰：“传闻朝廷有不拜之诏，是以敢自安耳。”顺曰：“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周天子赐胙，命无下拜，桓公犹不敢失臣礼，下拜登受。今王虽功高，未如齐桓，朝廷虽相崇重，未有不拜之诏，而遽自偃蹇，此岂社稷之福邪！”蒙逊乃起拜受诏。使还，魏主问以凉事，顺曰：“蒙逊控制河右逾三十年，经涉艰难，粗识机变，绥集荒裔，群下畏服，虽不能贻厥孙谋，犹足以终其一世。然礼者德之舆，敬者身之基也，蒙逊无礼不敬，以臣观之，不复年矣。”魏主曰：“易世之后，何时当灭？”顺曰：“蒙逊诸子，臣略见之，皆庸才也。如闻敦煌太守牧犍，器性粗立，继蒙逊者必此人也。然比之于父，皆云不及。此殆天之所以资圣明也。”魏主曰：“朕方有事东方，未暇西略。如卿所言，不过数年之外，不为晚也。”初，罽宾沙门昙无讖自云能使鬼治病，且有秘术，蒙逊重之，谓之圣人，诸女妇皆往受术。魏主征之，蒙逊留不遣而杀之，魏主由是怒凉。蒙逊荒淫猜虐，群下苦之。

十年（癸酉，433），春正月，魏以乐安王范为长安镇都大将。

魏主以范年少，更选旧德将军崔徽、张黎为之副。范谦恭宽惠，徽务敦大礼，黎严约公平，政刑简易，轻徭薄赋，关中遂安。

二月，魏以冯崇为辽西王。魏以陆俟为散骑常侍。

初，俟尝为怀荒镇大将，未期岁，高车诸莫弗讼俟严急无恩，复请前镇将郎孤。魏主征候还，以孤代之。俟既至，言曰：“不过期年，郎孤必败，高车必叛。”魏主怒，切责之。明年诸莫弗果杀郎孤而叛，魏主大惊，立召候问之，俟曰：“高车不知上下之礼，故臣临之以威，制之以法，欲以渐训导，使知分限。而诸莫弗恶臣所为，讼臣无恩，称孤之美。臣以罪去，孤获还镇，悦其称誉，益收名声，专用宽恕待之。无礼之人易生骄慢，不过期年，无复上下，孤所不堪，必将复以法裁之，如此则众心怨怼，必生祸乱矣。”魏主叹曰：“卿身虽短，思虑何长也。”即日以为散骑常侍。

宋荆州遣兵救成都，击贼，破之。



刘道济卒，梁俊之、裴方明诈为道济教命以答签疏，虽其母妻亦不知也。方明出击贼，大破之，贼退保广汉。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遣巴东太守周籍之将二千人救成都，赵广等自广汉至郫，连营百数。籍之与方明等合攻，克之，进击广汉，广等走还涪。义庆，道规之子也。

夏四月，凉王蒙逊卒，子牧犍立。

蒙逊病甚，国人以世子菩提幼弱，而其兄牧犍聪颖好学，和雅有度量，立以为世子。蒙逊卒，牧犍即位，遣使请命于魏。魏主谓李顺曰：“卿言蒙逊死牧犍立，皆验，朕克凉州亦不远矣。”进号安西将军，宠待弥厚，政事无巨细皆与之参议。遣顺拜牧犍河西王。牧犍尊敦煌刘哂为国师，亲拜之，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。

五月，林邑遣使入贡于宋。宋裴方明击赵广等，大破，平之。

魏人攻燕。秋九月，宋以甄法崇为益州刺史。

法崇至成都，收费谦诛之。程道养逃入郫山，时出为寇。

冬十一月，杨难当袭宋汉中，据之。

宋主闻梁秦刺史甄法护刑政不治，失氐、羌之和，乃自徒中起萧思话使代之。未至，杨难当举兵袭法护，法护弃城奔洋川，难当遂有汉中之地。

宋谢灵运有罪诛。

灵运好为山泽之游，穷幽极险，从者数百人，伐木开径，百姓惊扰，以为山贼。会稽太守孟顗表其有异志，灵运诣阙自陈，上以为临川内史。灵运游放自若，为有司所纠，遣使收之。灵运执使者，兴兵逃逸，作诗曰：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”追讨擒之。廷尉论正斩刑，上爱其才，降死徙广州。或告灵运令人买兵器，结健儿，欲于三江口篡取之，不果。诏于广州弃市。灵运恃才放逸，多所陵忽，故及于祸。

十一年（甲戌，434），春，宋梁秦刺史萧思话讨杨难当，破之。

难当以克汉中告捷于魏。萧思话至襄阳，遣司马萧承之为前驱，承之缘道收兵，进据礄头。杨难当焚掠汉中，引众西还，留赵温守梁州，薛健据黄金山。思话遣阴平太守萧坦攻铁城戍，拔之。临川王义庆遣将军裴方明助承之拔黄金戍，温弃州城，思话继至，与承之击，屡破之。

魏及柔然和亲。

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连可汗，又纳其妹为夫人，遣颍川王提逆之。

宋复取汉中。

杨难当遣其子和将兵与蒲甲子等共击萧承之，相拒四十余日，围承之数重，短兵接，弓矢无所复施。氏悉衣犀甲，戈矛不能入。承之断稍长数尺，以大斧椎之，一稍辄贯数人，氏不能当，走据大桃。闰月，承之追击，斩获甚众，悉收汉中故地，置戍于葭萌水。萧思话徙镇南郑，甄法护坐赐死，难当奉表谢罪，诏赦之。

燕王弘称藩于魏。

燕王遣高颀称藩请罪于魏，以季女充掖庭，魏主许之，征其太子王仁入朝。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门还平城。什门在燕二十一年，不屈节，魏主下诏褒称，以比苏武，拜治书御史，策告宗庙，颁示天下。

凉遣使奉表于宋。 六月，魏人伐燕。

燕王不遣太子质魏，散骑常侍刘滋谏曰：“昔刘禅有重山之险，孙皓有长江之阻，皆为晋擒，何则？强弱之势异也。今吾弱于吴蜀，而魏强于晋，不从其欲，将有危亡之祸。愿亟遣太子而修政事，抚百姓，收离散，赈饥穷，劝农桑，省赋役，社稷犹庶可保。”燕王怒，杀之。魏主遣永昌王健等伐燕，收其禾稼，徙民而还。

秋，魏主击山胡，克之。

七月，魏主命阳平王它督诸军击山胡白龙于西河，而自引数十骑登山临视，白龙伏壮士十余处掩击之，魏主坠马，几为所擒，内人行长陈建以身扞之，大呼奋击，杀胡数人，身被十余创，魏主乃免。九月，大破胡众，斩白龙，屠其城。

十二年（乙亥，435），春正月朔，日食。 燕王弘称藩于宋。

燕王数为魏所攻，遣使诣建康称藩奉贡。宋封为燕王，江南谓之黄龙国。

凉有神投书于敦煌东门。

有老父投书于敦煌东门，求之不获。书曰：“凉王三十年若七年。”凉王牧犍以问奉常张慎，慎对曰：“昔虢之将亡，神降于莘。愿陛下崇德修政，以享三十年之祚。若盘于游田，荒于酒色，臣恐七年将有大变。”牧犍不悦。

夏四月，宋以殷景仁为中书令、中护军。

宋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素善，湛之入也，景仁实引之。湛以景仁位遇素不逾己，而一旦居前，意甚愤愤。又以景仁专管内任，谓其间已，猜隙渐生。时司徒义康专秉朝权，湛尝为其上佐，遂委心自结，欲因其力以倾景仁。至是宋主加景仁中书令、中护军，湛愈愤怒，使义康毁景仁，而宋主遇之益隆。景仁对亲旧叹曰：“引之令人，人便噬人！”乃称疾解职，不许。湛谋遣人杀之，宋主微闻之，迁护军府于西掖门外，故湛谋不行。义康僚属及诸附湛者潜相约勒，无敢历殷氏之门，唯后将军司马庾炳之游二人之间，皆得其欢心，而密输忠于朝廷。景仁卧家不朝谒，宋主常使炳之衔命往来，湛不疑也。

五月，魏以穆寿为宜都王。

魏主进宜都公穆寿为王，寿辞曰：“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，流福于后者，梁眷之忠也。今眷元勋未录，而臣独奕世受赏，心实愧之。”魏主悦，求眷后，得其孙，赐爵郡公。

西域九国遣使人贡于魏。

龟兹、疏勒、乌孙、悦般、渴槃陁、鄯善、焉耆、车师、粟持九国入贡于魏。魏主以汉世虽通西域，有求则卑辞而来，无求则骄慢不服，盖自知去中国绝远，大兵不能至故也。今报使往来，徒为劳费，终无所益，欲不遣使。有司固请，以为不宜拒绝，以抑将来。乃遣王恩生等二十辈使西域，皆为柔然所执，恩生见敕连可汗，持魏节不屈。魏主闻之，切责敕连，敕连乃遣恩生等还，竟不能达西域。

六月，高丽王琁遣使入贡于魏。宋大水，设酒禁。

扬州诸郡大水，运徐、豫、南充谷以赈之。扬州西曹主簿沈亮以为酒糜谷，而不足闻饥，请权禁止，从之。

秋七月，魏伐燕。

魏乐平王丕等伐燕，至和龙，燕王以牛酒犒军。魏人数伐燕，燕日危蹙。杨崱复劝燕王速遣太子入侍，燕王曰：“吾未忍为此。若事急，且东依高丽以图后举。”崱曰：“魏举天下以击一隅，理无不克。高丽无信，始虽相亲，恐终为变。”燕王不听，密遣阳伊请迎于高丽。

宋禁擅铸像造寺者。

丹阳尹萧摹之上言：“佛入中国，已历四代，形像塔寺，所在千数。

材竹铜彩，糜损无极，无关神祇，累人事，不为之防，流通未息。请自今欲铸铜像及造塔寺者，皆当列言，须报乃得为之。”诏从之。

十三年（丙子，436），春三月，宋杀其司空檀道济。

道济立功前朝，威名甚重，左右腹心并经百战，诸子又有才气，朝廷疑畏之。宋主久疾不愈，刘湛说司徒义康，以为：“宫车一日晏驾，道济不复可制。”会宋主疾笃，义康请召道济入朝。其妻向氏谓道济曰：“高世之勋自古所忌。今无事相召，祸其至矣。”至，留累月，宋主稍闲，将还，未发，会宋主疾动，义康称诏召道济入祖道，因执之。三月，下诏称：“道济因朕寝疾，规肆祸心。”收付廷尉，并其子植等十一人，诛之，又杀其参军薛彤、高进之，二人皆道济腹心，有勇力，时人比之关、张。道济见收，愤怒，目光如炬，脱帻投地曰：“乃坏汝万里长城！”魏人闻之，喜曰：“道济死，吴子辈不足复惮。”

杨难当自称大秦王。

难当称王，改元建义，立王后、太子，置百官，皆如天子之制，然犹贡奉宋、魏不绝。

夏，魏伐燕，燕王弘奔高丽。

魏伐燕，娥清、古弼攻白狼城，克之。高丽遣将众数万随阳伊迎燕王。燕尚书令郭生因民之惮迁，开城门纳魏兵，魏人疑之。不入。生遂勒兵攻燕王，王引高丽兵人与生战，杀之。高丽兵因大掠城中。五月，燕王帅龙城见户东徙，方轨而进，前后八十余里，焚宫殿，火一旬不灭。古弼部将高苟子帅骑欲追之，弼醉，拔刀止之，故燕王得逃去。魏主闻之怒，槛车征弼及娥清至平城，皆黜为门卒。遣封拔使高丽，令送燕王，不从。魏主议击之，将发陇右骑卒，刘瓘曰：“秦、陇新民，且当优复，俟其饶实，然后用之。”乐平王丕曰：“和龙新定，宜广修农桑以丰军实，然后进取，则高丽一举可灭也。”乃止。

秋七月，魏伐杨难当于上邽，降之。

赫连定之西迁也，杨难当遂据上邽。至是，魏主遣乐平王丕讨之。先遣资诏谕难当，难当惧，请奉诏。诸将议以为：“不诛其豪帅，后必为乱。大众远出，不有所掠，无以充军实，赏将士。”丕将从之。中书侍郎高允曰：“如诸将之谋，是伤其向化之心。大军既还，为乱必速。”丕乃止。抚慰初附，秋毫不犯，秦、陇遂安。



冬，魏置野马苑。

魏主如稠阳，驱野马于云中置苑。

宋铸浑仪。

初，高祖克长安，得古铜浑仪，仪状虽举，不缀七曜。是岁，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，径六尺八分，以水转之，昏明中星与天相应。

柔然绝魏和亲，寇其边。

十四年（丁丑，437），春三月，魏以南平王浑为镇东大将军，镇和龙。夏五月，魏诏吏民告守令罪。

魏主以民官多贪，五月，诏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。于是奸猾专求牧宰之失，迫胁在位，横于闾里，而长吏咸降心待之，贪纵如故。

西域朝贡于魏。

魏主复遣侍郎董琬、高明等多赍金帛使西域，招抚九国。琬等至乌孙，其王甚喜，曰：“破洛那、者舌二国皆欲称臣致贡于魏，但无路自致耳，今使君宜过抚之。”乃遣导译送琬等。旁国闻之，争遣使者随琬等入贡，凡十六国。自是每岁朝贡不绝。

凉遣子入侍于魏，遣使如宋。

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北凉王牧犍，牧犍遣宋繇谢，且问其母及公主所宜称。魏主议之，皆曰：“母以子贵，妻从夫爵。牧犍母宜称河西国太后，公主于其国称王后，于京师则称公主。”魏主从之。初，牧犍娶凉武昭王之女，及魏公主至，李氏与其母尹氏迁居酒泉。顷之，李氏卒，尹氏抚之不哭，曰：“汝国破家亡，今死晚矣。”魏主遣李顺征凉世子封坛入侍，牧犍奉诏，亦遣使如宋献杂书，并求书数十种，宋皆与之。李顺自河西还，魏主问之曰：“卿往年言取凉州之策，朕以东方有事，未遑也。今和龙已平，吾欲西征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臣畴昔所言，今虽不谬，然国家戎车屡动，士马疲劳，西征之议，请俟他年。”魏主乃止。

十五年（戊寅，438），春二月，宋以吐谷浑慕利延为陇西王。三月，魏罢沙门五十以下者。高丽杀故燕王弘。

初，燕王弘至辽东，高丽王琰遣使劳之曰：“龙城王冯君，爱适野次，士马劳乎？”弘恚怒，称制让之。高丽处之平郭，寻徙北丰。弘素侮高丽，政刑赏罚犹如其国，高丽乃夺其侍人，取其太子王仁为质。弘怨高丽，遣使求迎于宋，宋主遣使迎之，高丽遂杀弘并其子孙十余人。

秋七月，魏伐柔然，不见虏而还。

时漠北大旱，无水草，人马多死。

冬十一月朔，日食。宋立四学，以雷次宗为给事中，不受。

豫章雷次宗好学，隐居庐山，尝征为散骑侍郎，不就。是岁，以处士征至建康，为开馆于鸡笼山，使聚徒教授。宋主雅好艺文，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，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，并次宗儒学为四学。宋主数幸次宗学馆，令次宗以巾褙侍讲，资给甚厚。又除给事中，不就。久之，还庐山。宋主性仁厚恭俭，勤于为政，守法而不峻，容物而不弛，百官皆久于其职，守宰以六期为断，吏不苟免，民有所系。三十年间，四境之内，晏安无事，户口蕃息。出租供徭，止于岁赋，晨出暮归，自事而已。闾阎之内，讲诵相闻，士敦操尚，乡耻轻薄。江左风俗于斯为美，后之言政治者，皆称元嘉焉。

十六年（己卯，439），春二月，宋以衡阳王义季都督荆、襄等州军事。

义季尝春月出畋，有老父被苦而耕，左右斥之，老父曰：“盘于游畋，古人所戒。今阳和布气，一日不耕，民失其时，奈何以纵禽之乐而驱斥老农也！”义季止马曰：“贤者也。”命赐之食，辞曰：“大王不夺农时，则境内之民皆饱大王之食，老夫何敢独受大王之赐乎！”义季问其名，不告而退。

杨保宗奔魏，魏以为武都王，守上邽。夏六月，魏主伐凉。秋九月，姑臧溃，凉王牧犍降。

北凉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，李氏毒魏公主，魏主遣医乘传救之，得愈。魏主征李氏，牧犍不遣，使居酒泉。魏使者自西域还至武威，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：“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：‘去岁魏天子自来伐我，士马疫死，大败而还。’我君大喜，宣言于国。”使还以闻。魏主遣尚书贺多罗使凉州观虚实，还，亦言牧犍虽外修臣礼，内实乖悖。魏主欲讨之，以问崔浩，浩曰：“牧犍逆心已露，不可不诛。官军往年北伐，战马三十万匹，死伤不满八千，而远夷乘虚，遽谓衰耗不能复振。今出其不意，大军猝至，彼必骇忧，不知所为，擒之必矣。”魏主曰：“善！”于是大集公卿议于西堂。弘农王奚斤等皆曰：“牧犍虽心不纯臣，然职责不乏，罪恶未彰，宜加恕宥。国家新征蠕蠕，士马疲敝，未可大举。且闻



其土地卤瘠，难得水草，大军既至，彼必婴城固守。攻之不拔，野无所掠，此危道也。”初，崔浩恶李顺。顺使凉州凡十二返，凉武宣王数与游宴，时为骄慢之语，恐顺泄之，随以金宝纳于顺怀中，顺亦为之隐。浩知之，密以白魏主，魏主亦未之信。及是顺与古弼皆曰：“姑臧地皆枯石，绝无水草。城南天梯山上积雪丈余，春夏消释，下流成川，居民仰以溉灌。彼闻军至，决此渠口，水必乏绝，人马饥渴，难以久留。斤等议是。”浩曰：“史称‘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’。若无水草，畜何以蕃？又，汉人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建郡县也。且雪之消释，仅能敛尘，何得通渠溉灌乎！此言大为欺诬矣。”李顺曰：“耳闻不如目见。”浩曰：“汝受人金钱，欲为之游说，谓我目不见便可欺邪！”魏主隐听闻之，乃出见斤等，辞色严厉，群臣不敢复言，唯唯而已。群臣既出，将军伊戾曰：“凉州若果无水草，彼何以为国？宜从浩言。”魏主从之。六月，发平城，使穆寿辅太子晃监国，又使大将军嵇敬将二万人屯漠南以备柔然。命公卿为书让牧犍，数其十二罪，且曰：“若亲帅臣委贄远迎，谒拜马首，上策也。大军既临，而缚舆櫜，其次也。若守迷穷城，不时俊悟，身死灭族，为世大戮。宜思厥中，自求多福。”七月，至上郡属国城，部分诸军，以源贺为向导。魏主问以方略，对曰：“姑臧城旁有四部鲜卑，皆臣祖父旧民。臣愿处军前，宣国威信，示以祸福，必相帅归命。处援既服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。”魏主曰：“善！”八月，牧犍求救于柔然，遣其弟董来将兵万余人出战，望风奔溃。魏主至姑臧，遣使谕牧犍出降。牧犍闻柔然欲入魏边，冀幸魏主东还，遂婴城固守。魏主分军围之，源贺引兵招慰诸部，下三万余落，故魏主得专攻姑臧，无复外虑。魏主见姑臧水草丰饶，由是恨李顺，谓崔浩曰：“卿言验矣。”始，太子晃亦以西伐为疑。至是，诏报之曰：“姑臧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，其大如河。自余沟渠流入漠中，其间乃无燥地也。”九月，姑臧城溃，牧犍帅其文武五千人面缚请降，魏主释而礼之。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，使张掖王秃发保周、将军穆羆、源贺分徇诸郡，杂胡降者又数十万。击取张掖、乐都、酒泉、武威，皆置将守之。魏主置酒姑臧，谓群臣曰：“崔公智略有余，吾不复以为奇。伊戾弓马之士，而所见乃与崔公同，此深可奇也。”戾善射，能曳牛却行，走及奔马，而性忠谨，故魏主特爱之。

柔然寇魏，不克。